

轻摇蒲扇忆童年

■ 李海流

夏日鸣唱

■ 兰采勇

翻开夏的扉页
满山的翠绿对季节情有独钟
我们的耳朵注定不寂寞
天地宽的舞台
坐落在庄稼和阳光之间
一群天生的歌者存活其间
摆开冷兵热器
拉长喉咙孵化整季的明亮
爱唱歌的蝉在日光中放歌
扬起高腔紧追慢赶
缠绕在午后风的羽翼上
透明的纱衣颤动着节拍
醉了河边的金柳

走过白昼进入黑夜
守着星光的蛙鸣趁势而起
碰触了挂在风中的铃铛
搅动水声,弥漫在秧绿边缘
心事重重的父亲安然入睡
躺在夜的怀里梦见稻花香

夏日里的搭档,不经雕饰
缠绵乡村的每一个隘口
整个乡村的耳朵变得敏感
细腻足以让整个夏季温暖

红荷湿地行

■ 闫吉文

千顷碧波开明镜,
万瓣红荷展风情。
轻撩翠群巧梳妆,
妩媚一片秀水中。

月夜

■ 张文健

月转东山上,
鸟啼岫壑间。
栖禽双并宿,
眷客自独眠。
夜静闻中泣,
晨妆忆梦寒。
何时来北雁,
片字报平安?

夏天,
萤火虫纷飞

■ 谢祺相

是谁把星星揉碎
悄悄放逐人间
是谁把祝福撒播
夏夜里发出新芽

几只闪光的词语
点亮儿时梦境
幽蓝深邃的天幕上
忽闪着小伙伴们的眼睛

一群会飞的梦想
温暖了山野乡村
耳边响起摇篮曲
萤火虫同我一起长大

萤火虫纷飞的夏天
明灭之间发生多少故事
姐姐坐着牛车出嫁
我哭喊着骑瘦了那匹竹马

萤火虫落在荷花额头
日子充满芬芳味道
萤火虫飞临秋天的门口
那一丝光亮
还紧紧牵着我的手



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,那时乡下还没有电,更没有电风扇和空调之类的消夏工具。面对炎炎夏日,人们唯一用来纳凉的工具就是一把蒲扇。时间和场景回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,家家没有电风扇,夏夜纳凉时,孩子们摇着蒲扇,追逐着萤火虫,听老年人讲故事,那时的乡村,虽无网络游戏的乐趣,亦无微薄的普及,但留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。

童年的乡村娱乐项目少的可怜,只有有线广播或偶有一场的露天电影,每到酷暑难耐闲来无事时,邻里乡亲便一起拿着小凳

子或凉席到空旷的大路上或小石桥上去聊天纳凉。纳凉者往往人手一把扇子,男女老少扇子的式样、颜色、大小各不相同,人们“手持蒲扇扑流萤”,边扇着扇子边讲一些奇妙的故事,不知不觉暑热和疲惫就烟消云散了。但晚上纳过凉回到家,家里依然热得像蒸笼一样,手摇扇的风力这时也显得十分有限,虽然不停地摇,还是汗水直冒,手臂也酸得不行,再加上蚊虫的叮咬,往往到很晚也难睡着。童年的岁月中,我就是靠着轻摇蒲扇扇凉风度过了一个个难捱的夏日……

小时候,村里每户人家都有好多把扇子,有麦秆扇、芭蕉扇、蒲草扇、折扇、绢扇、

鹅毛扇等,不同的扇子其实用价值也不一样,如麦秆扇便宜、耐压,可扇可坐;芭蕉扇风大,却怕压;蒲草扇好看,但价格贵,风力小;绢扇、羽扇则往往成为主人身份的象征。我们在电视中看到诸葛亮总是手握羽扇,那羽扇是仪令的象征;宫廷或大户人家的小姐总喜欢拿

着团形的绢扇,那是富贵团圆的象征。男人是基本不用鹅毛扇的,那样别人会说你有女人气,只有怀孕或哺乳期的妇女才使用,据说鹅毛扇扇出的风不易让小孩感冒,究竟有无根据我至今也不明白。青年人用折扇的居多,轻巧且携带方便,拿在手里比芭蕉扇有派头,招人耳目,很少看到小青年摇一把芭蕉扇“招摇过市”。我上初中的时候,教室里没有电风扇,我在商店里买了一把纸质的折扇,还让伯父用毛笔在扇面上按照毛主席的书法风格题写了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,同学为此还羡慕不已,二十多年了,这把折扇依然保存在我的书橱里。

乡村百姓用得最多的扇子就是麦秆扇和芭蕉扇。说起麦秆扇,我还清晰的记得母亲当年自制的情景。芒种时节,母亲拿一把镰刀和竹篮,到麦地里割上几捆麦穗秆,选择麦秆最细长的一节剥去外“衣”,然后用石灰水浸上三五天,用清水漂净、阴干,麦秆变得雪白雪白的,为了使编出的麦秆扇子色彩靓丽,再到货郎摊上买5分钱的“洋红洋绿”,在未编织前的麦秆上染出各种不同的色彩,最后用七根麦穗秆草相互交叉编织起来,活像一条彩色长“龙”,最后用针线一针一针地沿圈缝合成圆形,装上用竹片

做成的扇柄,即成了麦秆扇子。麦秆扇小巧玲珑,我和妹妹比较喜欢用,而父亲还是喜欢那种大而耐用的芭蕉扇。每年入夏时节,父亲总到附近的集市上买两把芭蕉扇,为了结实耐用,母亲会在刚买来的芭蕉扇周边用布条缝起来,以防芭蕉扇裂开,同时缝合后的扇子风力更大一点。另外,为了防止芭蕉扇丢失或者别人的扇子混淆,父亲就用剪刀在扇柄上剪一个符号,或者在扇把上用小刀刻个字,然后放到煤油灯上熏黑,一会儿功夫,扇把上就会留下一个永远擦不掉的黑色符号。

八十年代中期,经济富裕的农村家庭有了电风扇,但扇子是仍不可少的,一是用电昂贵,白天不舍得用,只有到晚上收工后吃饭、乘凉的时候才开一会儿;二是电压不稳,时常跳闸限电,用电集中时电压不足,风扇转速慢或者无法起动,大部分时间还是用扇子扇。九十年代末随着农村电网改造完成,电风扇和空调器走进了寻常百姓家,扇子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

在电风扇、空调机等越来越现代消暑设备的冲击下,手摇扇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,然而在我脑海中,始终没有忘却蒲扇为我童年消暑纳凉的温馨记忆。现在连出门乘坐的公交车、火车都用上了空调,扇子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,那段用蒲扇摇出的童年岁月,而今只能在记忆里反复回味,回味曾经的朴实与美好,回忆自己的青春年少……

孝为诸法之本论

■ 牛飞雁

谓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,孝之始也;立身行道,扬名于后世,以显父母,孝之终也。夫孝,始于事亲,中于事君,终于立身。以是观之,养生齐家、居官行政,乃至立身处世、日用云为,无非孝也。而身心有疾、德行有玷者,能全其孝乎?学业不精、事业无成者,能全其孝乎?于国不忠、于家无望者,能全其孝乎?是故举一事、出一言,敢不如颜渊之四勿、曾子之三省,战兢惕厉,畏慎厥初者也?

然孝之深旨,非竭诚尽敬,莫可发挥无遗。虽虫鱼鸟兽、鸡

鸭犬马,尚有天性之哺乳眷恋,而况参赞天地、化育万物之人乎?至于犬马皆能有养,不敬何以别乎?是以大舜罹继母之加害,遭瞽父之唾弃,犹恐诚敬之不逮。文帝进药于母后,尚且亲尝温凉甘苦,以至夜不安寝,衣不解带。而出世之释迦至圣,于圆满大觉而成佛之后,犹自异棺葬父、说法度母。以故佛之《戒经》云:“孝顺父母、师僧、三宝,孝顺至道之法,孝名为戒,亦名制止。”例孝顺之道而为戒律之条,可谓至矣!

又孝道之体用,举六度万

行、人及非类,无不肇端乎孝也,返本乎孝也,无非孝道之扩充与含藏也。故《梵网戒经》,一一致言应生慈悲孝顺之心。又云:一切男子是我父,一切女人是我母,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。故六道众生,皆是我父我母。此又与儒氏之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,同一格调、同一轨辙也。然人生世间,服劳安养、立身事君,不过约形迹可见者论之,至于令亲永出五浊、长辞六趣,方为出世之格天大孝。推极而论,万法之循环往复、原始要终之理致,无不本乎孝而归元于孝者,岂独释老孔孟而已矣!

荷之梦

■ 张华梅

嫩嫩的莲蓬。

荷在自己的梦里实现了蜕变,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升华。在早晨,阳光开始照耀的时候,荷从梦中醒来,它看到自己已经变了一个样子,那是成熟的、稳重的。人们脸上都露出笑容,他们不再称它为荷,而是亲切地唤之为莲。莲在伙伴们的拥护之下,悉心地照料着自己怀抱中的莲蓬,莲蓬由黄而绿,慢慢地变得饱满。终于,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,一叶小舟驶近,舟上伸出一只曼妙无比的手,洁白得就像莲的

根部一样,轻轻地采走了那支莲蓬。莲没有感到疼痛,它舒了一口气,知道自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



以后的日子,莲的叶子渐渐枯萎,莲钻到水下,在走完生命最后旅程时,它要变成肥料,去慰藉永远隐藏在污泥里的根。在最后时刻,莲分明听到那个叫做周敦颐的老先生,正在昂首吟咏《爱莲说》,莲心满意足地笑了,有盛誉如此,夫复何求。

从春到夏,直至秋来,荷给池塘以生机,给蜻蜓以支点、给鱼虾以浓荫、给红菱以友谊、给季节以希望、给人们以收获。荷走了,明年还会来,跟着清风、阳光和碧水一起来,还会有高洁的情操、奉献的精神以及永留人间的芬芳。